



上海人近来关注的热点之一，莫过于快速推进的苏州河两岸贯通的消息。而我徜徉在苏州河沿岸时，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位气质高雅的老人，更感恩她曾为推动苏州河环境整治工作所做的贡献。

她叫杨曹文梅。确切地说，我不认识她，我对她所有的了解，是从上海市政府颁发给她的“上海市荣誉市民”的证书中获得的。那一年，她90岁，当她从市长的手里接过证书时，老人家用一句软糯又标准的上海话道了声“谢谢”。

### 苏州河畔有佳人

章慧敏

1926年出生的杨曹文梅是美籍华人，可她又是一位地道的上海人。她是亚洲开发银行自建行以来的第一位裔女性。然而，但凡出席国际会议，她发表演讲只说上海话。有人质疑，她便回说：“因为上海话是我的家乡话，我不会忘了全身心的挚爱。”



促使她推动苏州河治理的原因，是她回到阔别30多年的故乡上海时，特地住进当年叫“百老汇大厦”的上海大厦。这里有她年轻时的记忆，自然

她更想从房间里看外滩的全景风貌，看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。可是不对了，房间的窗户变成了厚厚的双层玻璃窗，服务员还关照尽量不要开窗。杨曹文梅问为什么？回答说安装双层玻璃是为了阻隔苏州河散发出来的臭味……

对游子来说，苏州河是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母亲河，如此黑乎乎、臭烘烘、脏兮兮，让杨曹文梅的心里不是滋味。若不治理，她觉得对不起子孙后代。

那一刻，杨曹文梅觉得该为苏州河的优化做点什么，她决定利用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优势，推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项目。可申请两个项目的贷款并不容易，刚提交讨论，就被拒绝了：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是用来帮助亚洲人民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，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项目，一般不考虑环保和基础设施项目。

杨曹文梅不服气了：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、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，苏州河环境直接影响到上海人民的生活，治理苏州河水质，改善两岸环境，这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。

杨曹文梅执着地一次次说服亚洲各国驻亚洲开发银行的大使们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一年又一年，直到1998年，上海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贷款项目终于得到了批准和实施。这一年，杨曹文梅72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上海点心炸麻球 (剪影) 李建国

我戏称老瞿为“馋痨坯”。因他最喜欢品尝我做的时令点心，春节的松糕、八宝饭，清明的团子，平常日子里的蛋糕和煎饼都是他的心头好。不过，他除了吃，还爱琢磨，从我家厨房里“偷师”了不少秘方。虽说当下北方莲藕刚过旺季，但现代种植发达，四季都有莲藕面市，我试做了一款糯米灌藕拌桂花酒酿的甜品，请这“馋痨坯”来试吃，提提意见。

正想给他发微信，这家伙不请自到：“这两天做了啥好吃的东西让我解馋？”瞧他一脸“鲜格格”（沪语又称“轻骨头”）的样子，我问他：“想吃藕吗？”随即从冰箱里取出一盘切片的糯米灌藕，他惊愕：“冷的也能

吃？”我让他别急。我把糯米灌藕放进锅里蒸了十分钟，舀上一调羹的桂花酒酿，再加盖蒸了三五分钟。出锅了，一股酒酿的香气扑鼻而来。我浇上一圈蜂蜜后手一挥：“来尝尝这酒酿蜜藕吧。”只见粉红的藕孔里塞满的饭粒像珍珠般诱人，他笑眯眯地撩起一片糯米藕片在蜂蜜上蘸蘸，顺势又蘸了些酒酿米粒。老瞿眯着眼睛咂着嘴细细品味，趁咽下的当口，头一仰翘起了大拇指：“不错，不错！甜、酸、糯、滑，放些酒酿，味道果真与众不同啊！”看他如痴如醉的样子，我

小时候，父亲就赞许过我“不馋”：“半斤什锦糖放在家，你特了，伊也勿想起来吃。”父亲由此断定我不喜欢吃零食。偶尔有人送来一盒棉花糖，也被他转送给了别人。其实，我蛮想尝一尝棉花糖是什么味道。对比鲜明的是，两岁大的弟弟时常在父母面前伸出舌头撒娇：“馋虫爬出来了，馋虫爬出来了……”引得他们眉开眼笑，定要搜寻些好吃的给他。

十三四岁时，除了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《虹南作战史》等有限的几部书，人们开始偷偷地传阅“禁书”：《苦菜花》《牛虻》《基督山伯爵》……一拿到手，就被郑重告知：“明朝要还个噢！”邻居潘老师跟我说：“曦曦，下趟阿拉两家同住了一道，天天看书，饭也勿要烧了，大饼咬咬。”我频频点头。那几年，我家住205室，潘老师是203室的女主人，在一所小学教数学。

认真地学着做饭烧菜，是从陪女儿读高三开始的。烧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难，只要有网可连，有菜谱可查，为在意的人下厨做羹汤，蛮开心的。

一直很佩服那些煮饭煮成美食家的人，更钦佩吃饭吃成美食家的，典故渊源，信手拈来，深入浅出，演绎成美文。有哲人说，烹调调和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深以为然。

还有一类人，我也很佩服，他们几乎天天出入饭店酒家，工作，大半是在饭桌上完成的。有心理学家认为，咀嚼有助于情绪放松。美食当前，美酒在樽，氛围轻松，谈成的概率，较之于正襟危坐要多很多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我与潘老师大约四十年不曾联系。如今，我也能顿顿吃自己烧的饭菜，只是将就的日子多，讲究的次数少。最怕的事情之一，

是年已耄耋的母亲得了其他小辈孝敬的新鲜物事，多到她父亲两人来不及吃，总是十万火急地打电话过来，命我去拿。每每推托，母亲就嗔怪：“在忙啥？吃也既工夫！”

母亲忽略了一点，吃，是很费工夫的。采办，烹制，品尝，都很花费工夫。就算四碟八碗舒舒齐齐放在眼前，有的人也不一定安安心心吃完一顿饭，比如一饭三吐哺的周公；比如废寝忘食玩桥牌的蒙古伯爵，三明治的问世，就缘于他“吃也既工夫”。

有进步的是，我现在能把生的煮成熟的，有了零食也记得吃。长假期间，或是完成了一堆琐事，我会一边看傻白甜电视剧一边吃零食，不吃光不罢休，像一只饕餮的松鼠。还有，我吃过棉花糖了，软软甜甜的，普通得很。还有，弟弟和我为父母买零食的时候，总要一式两份。而父亲，时常对我们诉说胃

胀，不太吃得下饭。如今，他消灭零食的速度，前所未有的快。

深秋的黄昏，工作几个小时之后，我洗净一只大大的红石榴，旋开果蒂，顺着经络划开，剥下一粒粒红玛瑙似的籽，放满一个青花碟子。打开手机，一边看纪录片，一边一把一把地吃石榴籽。脑子里不时开着小差：什么时候，人类可以每日吞几颗药丸，就有足够的营养和能量，不必为做饭烧菜忙碌。那时，人们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喜爱的事情？比如绘画，比如写作，比如园艺……思路再一歪，啊呀，这样的“人”，不是已经发明出来了吗？

AI机器人。

至于我这种肉骨凡胎，还是要每日三次喂饱自己，若加上下午茶和宵夜，一共五次。世间美食，是人类祖先先苦创造出来的，有幸生而为人，理当珍视、珍惜，趁着吃得动吃得下，好好品味。

1962年8月，我毕业后分配后进藏，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和萨迦县工作了近20年。因为学的是教育，那时用不上，就改行搞行政工作，成了“万金油”干部。如今，回忆起当年在拉孜和萨迦的工作，真是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，就是“接车”。

西藏幅员辽阔，地广人稀，但当时交通闭塞。中尼公路虽途经拉孜，但尚未建成通车。下乡工作，近处步行，远处要骑马。到地区出差，就得赶到8公里外的公路边去“扬招”军车，一切全凭运气。那时就想：如果我们县里自己有车就好了。

1964年，地区分配给拉孜县一辆车，要县里派人去提。领导将这任务交给了我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车。按地区规定，这次接车

不试车，只能看外表，靠运气。为了做到心中有数，我跟着对粮科的张科长走访地区参加接车的师傅了解车况。车子接出来后，张科长交代，每隔几天，要把车子发动一次，给车充电。我把每一步操作要领，都认真记录下来：第一步检查手刹车是否拉好；第二步检查排挡位置，左脚踩离合器，右手将排挡推到空挡；第三步点火，右脚踩点油门加油，再松开，让发动机低速运转，待时间差不多了，就熄火。我严格按照章办事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从此，拉孜县有了自己的小车。

也许是我真的与车子结了缘，1973年，我被调到萨迦县后，仍被分配到车队工作。第二次接车，发生在两年后，上级直拨西

藏各县一批解放牌，由各

县直接到甘肃柳园提车。萨迦县也分到了3辆，这对县里来说，又是件大事，但这次要长途接车，往返5000公里。车子提出来后，依旧是检查、试车、保养，然后联系装车，踏上返藏的征程。他们反复强调安全第一，慢字当头。跟我同车的是刚拿到驾照的加羊。因为我们装运的是炸药，柳园运输站不让我们住宿，我们赶到敦煌，想不到也不让住。前面就是祁连山了，我们索性就地露宿在运输站外。那天正值中秋佳节，但当年月饼须凭票供应，我们吃不成。就边赏月，边谈月饼、谈嫦娥、吴刚、小白兔、桂花树，也别有滋味。皓月当空，温柔似水的月光，伴我们进入了梦乡。

祁连山南面就是青藏高原，北面是河西走廊，北坡陡峭，南坡秀丽。山下风和日丽，山川秀丽，山腰云雾缭绕，山峰白雪皑皑。行驶在这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中，也是一种享受。不料，临近海拔3800米的当金山口时，一场鹅毛大雪，铺天盖地。瞬间，千山万壑，银装素裹，公路上只留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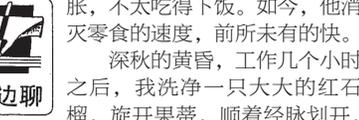
两车道被汽车轱辘碾出来的辙，车辆只好慢慢滑。看着前面的车辆歪歪扭扭、时左时右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小加羊第一次单独出车就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，我怕影响他的情绪，只好一边安慰他“没关系”，一边提醒他慢点开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小加羊沉着冷静，不慌不忙。到了山下，我让他休息休息时，才发现其实自己也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当年西藏的加油站很少，我们一般在车上备一桶汽油以防不测。可这次是去接车，不可能自带备用油。当我们到了沱沱河加油站前时，汽车排着长龙，等了半天不见动静。下车打听，才知道原来加油站没油了，大家都在等运油车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和加油站同志说明情况：“运的是危险品，不安全。”经过软磨硬泡，加油站的同志把我们带到其他加油站加了油。我们终于顺利地翻越唐古拉山回到了西藏。

如今，看到西藏的路越走越宽广，车越来越多越繁忙时，我想到了日喀则，想到了萨迦，当年的困难，现在看来，值得回忆，值得回味。

### “吃也既工夫”

孔曦



1962年8月，我毕业后分配后进藏，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和萨迦县工作了近20年。因为学的是教育，那时用不上，就改行搞行政工作，成了“万金油”干部。如今，回忆起当年在拉孜和萨迦的工作，真是各不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，就是“接车”。

西藏幅员辽阔，地广人稀，但当时交通闭塞。中尼公路虽途经拉孜，但尚未建成通车。下乡工作，近处步行，远处要骑马。到地区出差，就得赶到8公里外的公路边去“扬招”军车，一切全凭运气。那时就想：如果我们县里自己有车就好了。

1964年，地区分配给拉孜县一辆车，要县里派人去提。领导将这任务交给了我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车。按地区规定，这次接车

### 藏区接车

苏荣贵

### 七夕会

激，加热后口感更好。”瞧老瞿听得出神，我起身拉起他说：“那我们开始‘实习’吧。”老瞿认真地学着我，一把一把地舀起糯米灌进藕孔里，不时拍打着，通过震动将米粒徐徐灌下，待全部灌满后，就用切下的藕节盖住，再用牙签封紧放进浸没水的锅里。我告诉老瞿，要先用大火煮开，再改中火煮一个小时，见水有些稠了，藕色粉儿时再把灌剩的糯米倒进去，用小火慢炖两小时左右，见藕色呈绛红、藕段酥软方可出锅，同时一锅滑爽的糯米藕粥也做成了。老瞿说：“看来只有实践才能获得真知嘛。”我笑着让他再带一段藕回家，让夫人也尝尝他刚学的厨艺。

3号公寓贴出了一张消防安全告知：接街道指示，有居民投诉本小区大楼存在楼道内电瓶车充电现象，电瓶车在非规范区域充电会产生很大消防安全隐患，一旦发生大火，势必造成严重后果。提醒大家做好以下居家安全防范，切勿在楼道内停放电瓶车充电……

从此，电瓶车不准进3号公寓，不准搭乘电梯，不准到楼上去。但住户要上班，电瓶车需要充电，这件事客观存在，岂能因噎废食？

于是，3号公寓出现了个新景象：从楼上挂下来很多根五颜六色的充电线，从各楼层一直挂到楼底，插到自己的电瓶车上。清晨，车主们拔掉充电线，急急忙忙开车上班去。

李庆良住在一楼的105室，武刚住在七楼的705室，李庆良觉得武刚的充电线挂在他家门口，车也停在他家门口，看着很不舒服。武刚和李庆良原来是一家化工厂一个调度室的，武刚是副科长，李庆良是调度员。两人面和心不和，后来李庆良跳槽到别家公司去做营销了。

天黑以后，有两次，李庆良偷偷拔掉武刚的充电线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发现自己的助动车充了一夜的电都没充进去，武刚气呼呼地把楼长叫来：你看看，有人故意拔掉我的充电线！楼长问：谁拔的？武刚说：我没有看见，但我晓得是谁拔的！楼长两手一摊：没看见叫我怎么调解？是不是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你插头没插好插紧，二是你的蓄电池老化要换了。武刚说：我的蓄电池上个月刚刚换新的，不可能！现在你看看，充不进电，我怎么上班去？今天又要迟到了。

楼长说：武科长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们不能冤枉别人，对不对？楼长暗暗琢磨：要么让电瓶车都到一楼门卫休息室充电？也不行，3号公寓有40多辆电瓶车，大家都来充电，拥挤不说，电费算谁的？

那天深夜，只听见105室门前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武刚拔掉充电线，跨上助动车，招呼儿子道：快点上车，抱住爸爸，我们去挂急诊！武刚发动，只听见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，助动车就是不走。武刚大叫：电又没充进去，车子开不动！

105室的李庆良披上衣服冲出门外，把自己助动车的钥匙交给武刚：开我的车去吧，儿子发烧了吧？武刚说：不知道吃了什么，上吐下泻。李庆良说：快开我的车去吧，不要耽搁！

武家儿子跨上助动车，弱弱地说了声：谢谢李叔叔。李庆良回到105室，辗转反侧无法入眠，武刚电瓶车的充电线是他昨晚拔掉的。

半夜12点，助动车声响，李庆良听得出是自己的助动车回来了。门外有人轻声叫：大李，睡了吗？李庆良披衣开门。武刚把钥匙还给李庆良：谢谢啊大李，我儿子还在医院吊针，食物中毒。我回来拿点钞票，还要带我老婆去医院陪夜。今天多亏了你呀……李庆良打断说：老同事嘛，客气点啥？你还是开我的车去医院吧……

### 挂下来的充电线

左邻与右舍之十四 童孟侯

藏各县一批解放牌，由各

县直接到甘肃柳园提车。萨迦县也分到了3辆，这对县里来说，又是件大事，但这次要长途接车，往返5000公里。车子提出来后，依旧是检查、试车、保养，然后联系装车，踏上返藏的征程。他们反复强调安全第一，慢字当头。跟我同车的是刚拿到驾照的加羊。因为我们装运的是炸药，柳园运输站不让我们住宿，我们赶到敦煌，想不到也不让住。前面就是祁连山了，我们索性就地露宿在运输站外。那天正值中秋佳节，但当年月饼须凭票供应，我们吃不成。就边赏月，边谈月饼、谈嫦娥、吴刚、小白兔、桂花树，也别有滋味。皓月当空，温柔似水的月光，伴我们进入了梦乡。

祁连山南面就是青藏高原，北面是河西走廊，北坡陡峭，南坡秀丽。山下风和日丽，山川秀丽，山腰云雾缭绕，山峰白雪皑皑。行驶在这大自然的诗情画意中，也是一种享受。不料，临近海拔3800米的当金山口时，一场鹅毛大雪，铺天盖地。瞬间，千山万壑，银装素裹，公路上只留下